

上海有“大上海”之谓，但是在这个以“大”冠之的城市里，个体的人反而大不起来。“小”才是很多年间很多人受之不悦却又获益的保护色。

“小赤佬”是上海第一代移民初到上海学生意时的集合名词。所谓学生意，也就是到上海来谋生的意思。他们年纪十五六岁，没有读过很多书，到了上海举目无亲。他们不认识上海，上海也不认识他们，面对着一个个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怯生生的眼神，很难一时间区分他们，给予他们一个总称呼是“小赤佬”。唯一的辨识度在于他们南腔北调的地方口音。于是，对周遭面熟陌生的小赤佬，则是在他们家乡口音加个前缀“小”。宁波来的是小宁波，广东来的是小广东，山东来的是小山东。

由此，我想起了我爷爷。小时候常听爷爷说起，他是从宁波到上海学生意的，刚来上海时很苦，还说过怎么苦的事，不过我都没有记住。小时候对“学生意”一知半解，而后很多年我一直在揣摩爷爷当年的身份。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一波移民潮兴起，才明白，学生意就是学徒，是最底层的打工。忽而我推理出了爷爷初来上海时的身份，一百多年前，爷爷是一个小宁波，是一个宁波农民工。

这么想明白一点没觉得丢脸，也没有破坏爷爷的形象。这些年常有人说自家先人是

了不起的达官贵人，或者来自某个不得了的名门望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真不是，却也不羡慕，更不会去“死无对证”地考证祖上的显赫。在我看来，爷爷是我们这一家族的伟人。和我爷爷身世相仿的很多

## 大上海里的小人物

马尚龙

“小赤佬”，后来都是自己家族“上海人”的开拓者。

比如“小绍兴”的创始人章润牛。1940年他随父亲从家乡绍兴逃难到上海，几年后和妹妹一起，在云南路沿街摆了个摊头卖白斩鸡粥。上海人喜欢的。有人问是在哪里卖。没有人说得清楚，因为没有店招牌，只能说，是那两个小绍兴的摊头。“小绍兴”的口碑就这样传扬开了，久而久之，还成为上海老字号的食品。但是不必隐瞒章氏兄妹初来上海时的真实身份：绍兴农民工，还是逃难来上海的。

上海几乎所有的老字号食品，和“小绍兴”一样，开创之初，都是三无商品，没有经过工商卫生部门的登记。为什么彼时的三无商品可以成为老字号食品？因为他们善良，坑蒙拐骗是不会的；也因为他们勤劳，



我对泰山石情有独钟。泰山石做成石敢当，避邪。人类的基因有自然崇拜，我不需要泰山石压宅子，我喜欢泰山石的纹路。那上面的清风感觉，写着岁月哪！

喜欢石头可能源自从小生活在沂蒙山区的缘故吧！那时，漫山遍野的石头，一个个可以作为坐标系，来标明自然存在的一切。如描述去哪一块地就说“去黑石岭吧”或“去大青石吧”。一块石头，成为最坚实的坐标。在大青石上，几个小孩，以水当酒，抽着干丝瓜蔓当烟，吞云吐雾中模仿大人的姿势。没有大青石，土地的绵软就没有这番稳定。若干年后回家，看到大青石已荡然无存，有些失望。

对石头的喜好，还源于这份特产，曾给了乡下人生活居住的希望。铁路工人退休的父亲，不识字，但有一手挖石塘的手艺。那年冬天，在寒风中，父亲清晨外出，傍晚回家，石塘就是他的战场。日积月累中，几间屋的石头就开掘出来了。父亲那一代人的吃苦精神，我继承了不多。科技，为人提供了节省力气的各种可能性。

在铁路工程队施工，走南闯北之余，喜欢各地的河水，河水流动的样子很美，荡涤砂石的感觉也很好。河水中摸起一块石头，石头刚出水的感觉醉人，像鱼儿欢快的蹦跳着，石头好像向你叙述着往昔它所走过的岁月，说着曾共处过的激流和浅水的感觉，说着鱼虾绕着它周围而转的优越，说着青蛙和癞蛤蟆围绕它捉迷藏的故事……如今，这一切都匆匆而去，它被你捏在手里，好像被你扼住了咽喉的一条生命。它眼巴巴地

看着这条纵横流淌的河流，依依不舍地向河流告白……有时，我真不忍心把这些富含生命信息的石头带走，只好把它们轻轻地放回原地。我知道，石头也真是有生命的……

## 泰山石

戴荣里

在泰山脚下生活了大半生，我对泰山石的认可也源于山中的数条河流或小溪。爬山涉水的习惯，让我对泰山石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其他地区的石头不同，泰山石的美在于越是经过风吹雨打，它内在的纹路越是呈现出无限丰富性。泰山石，写着泰山的声音啊！写满岁月的故事，也镌刻着风雨的痕迹。有一次，我在山中核桃树上摘核桃，一步踏空，摔在一块泰山石上，所幸，石头是平整的，我猜，它一定是前世的善人变的，屁股微疼，我依偎着这块青石坐了好一会，这块救命石啊，犹如沉默的朋友。我想起曾有一个哑巴朋友，对我很好，经常给我买好吃的，见到我，他就满脸欢笑。他的笑，好像阳光一样。我喜欢在泰山山脉周围无人的小山峰上小跑，那份放松，不是循规蹈矩的人所能体验的。记得有一次为了爬上一块巨大的泰山石上面去玩，我小心翼翼地攀登，但还是让小凸起的石锋划破了肚皮；那次下山，一步滑脱，也是一块泰山石，把我从悬崖边挡住，正如一个老友，关键时刻默默地伸出一双手。这个世界上，石头和人一样有灵性。《石头记》。我一共读了八遍，那通灵宝玉算是一种象征吧！泰山石救了我两次命，我对泰山石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感觉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到北京生活，这种感觉有了很大的改变。喧嚣，如混淆起来的河水，让你看不到清流；匆忙，又让你失去了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我又想到夏日洪水冲洗过的泰山石，静静地躺

在那里，寂然如歌。在我进京的第三年秋天，就怀着十二分的虔诚，把一大一小两块泰山石请到了家里。生活在北京，有了这两块泰山石，就像有了两位亲人。写作累了，和石头说说；心里烦躁了，向石头倾诉倾诉。我时常把它们擦洗一遍，让它们在互相观望之中，回想在泰山深处的自由岁月。

每次出门，我都会摸一摸泰山石，它们的踏实感，骤然会给我无穷的力量。只是办公室没法摆放它们。只有在家里，当我和泰山石对望时，陡然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完美的事物，充满了信任、坚定和默然成长的力量……

**编者的话：**新居装修，旧居翻新，都是一件家庭大事。承包给人做，自己买材料，省心有省心的浪费，辛苦有辛苦的劳累。夫妻吵架，预算超支，喜事变成了一部甜酸苦辣交响曲。也有人装修完毕，成为半个设计师工程师建筑师。

最近适逢老公侄女装修，便经常在一起谈起装修之事。各种吐槽中并存的是纠结、委屈、喜悦，其中的故事有平淡无奇，也有跌宕起伏。疫情拖延装修工期焦急，与施工工人沟通不畅时惆怅，因施工考虑不周导致家具无法搬入时郁闷，在不惜跑断双腿最终寻得称心配件时愉悦，收获家人朋友赞扬时甜蜜，在称心满意的新居中赏心悦目的惬意，整个装修过程可谓是一首酸甜苦辣的交响曲。

回想自家的装修过程，也是可以写个波澜曲折的小传。装修前，老一辈叮咛，小康之家装修，积聚了全家财力实力后盾，因此装修贵洁不贵华，不论你中意哪种风格，实用才是最重要的。朋友痛定思痛后告诫我，装修中一定要事事留心，时时留意，防斩防伪是第一要务，要摸清行情，斗智斗勇，否则就会做“冲头”。同时她自豪地告诉我，如今自己经过历练，已经可以成为半个设计师和工程师。与老公沟通，答案是：质量第一，隐蔽工程尤其不能马虎，管道，布线，水电系统，都要精益求精，层层把关，以免后患。之后还列举各种案例佐证，让我着实惊悚。

起早贪黑不在话下；还因为他们聪明，对上海人的味蕾是敏感的。有了善良、勤劳和聪明，“小赤佬”的命运，自然有反转的时候。

小赤佬将卑微当作自己的属性，开出来的小店小摊也依旧是小家败气：小裁缝、小剃头、小皮匠……头文字加一个“小”，既不无轻蔑，也不无亲昵——这是当年对所有到上海学生意的乡下人的社会定位。后来的大资本家小资本家，没有一个不是被一声声的骂出来的，上海的小店小摊，没有一家不是沿马路吃西北风吃出来的。以自己身份之小，博上海繁华之大，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带点狡黠的聪明。不管最终是否脱“小”，生存法则一直在心里的：先做小赤佬，再做大老板。

我见到过一张爷爷晚年的全家福照片，是在豫园拍的。从一个小宁波到上海学生意开始，直到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什么都改变了，只有一口宁波话刮刮挺硬。拍照时，爷爷当是感慨万千吧。

在无以计数的小人物中，后来做了大老板或有大作为者是凤毛麟角，做了小老板甚至只是开了家小烟纸店的，也是少数；更多的在上海平淡无奇，日子过着过着，便没有在了非分之想，但是他们汇合成上海人的公序良俗。老了还是乡音未改，于是人家叫他们“老宁波”“老山东”“老广东”……



枝头惊鸟雀 (设色纸本) 顾炫

各种信息入耳，我忧心忡忡，但还是对自家装修充满信心。心里一直有个傻傻的想法：装修是要将家装出自己心中的美好，使之成为安居其中、赏之享之的暖巢。因此暖心、暖人才至关重要，我绝不要将装修变成身心俱疲的战斗，让自己和家人乃至施工工人坏了心境，留下诸多愤懑。我的这种想法，被老公称为“佛系装修”。

## 我的“佛系装修”

山东莒县浮来山，三峰鼎峙，古木参天，人文荟萃，历来是世人仰慕之地。相传刘勰晚年曾经遁迹于此，校典经书。而产于此地的“浮来青”茶，香飘齐鲁大地，饮誉礼仪之乡。来到莒县我才知道，此茶并非土生土长，而是所谓“南茶北引”的一个成功典范。

自古以来，茶树多生长在气候温和湿润的南方，唐朝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曾断言“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在南方，无论是云遮雾绕的山峦，还是细雨润泽的田野，温湿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似乎早已为茶树提供了天然优越生长条件。云南的普洱、杭州的龙井、黄山的毛峰、福建的岩茶，它们在向世人展示“身价”的同时，也以显著的地域性标志向世人暗示，我们都是在南方风花雪月中生长的“尤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提出“南茶北引”。伟人有两大嗜好，其一是抽烟，其二是喝茶，据说茶水终身不凋。他和柳亚子先生的诗句“饮茶粤海未能忘”成了饮茶的名句。来到山东，目睹这片广阔土地，他巨手一挥，提出要把南方的茶树引进到北方，让北方大地也披上茶树的绿装。伟人的话落地生根，一场大规模的“南茶北引”由此悄然兴起。一株株幼小的茶苗，从南方运往北方，被移栽到田间地头、山坡谷地。南起山东，北到内蒙古，人们目睹了一场茶树迁徙、移栽的“茶”话。当然，作物对地域有很大选择性与适应性，能否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与气候、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大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当年一代伟人一挥，尽管应者无数，但最终“南茶北引”获得成功的仅有山东、河北等几个省份。几十年来，伴随着一棵棵“南方之嘉木”在北国风雨里成长，一代代茶农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伟人梦想成真。

我在莒县浮来山庄的门前，看到一座高达十几米的茶叶始祖吴理真巨大雕像。始祖目光凝视的地方，分布着两千多亩茶园，一片片茶园被一排排密密匝匝的松树分成棋格状。这便是被誉为名茶后起之秀的“浮来青”原产地。据说这是几代茶农针对当地气候条件研究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茶树栽培方法。过去，每到秋冬季节，许多茶树难以抵御北方的寒气而变得枯萎，甚至被冻死。如今，有了松树这一挡风屏障，不仅能起到防风保暖作用，还有防尘环保的功能。

作物异地移栽不易，但一旦成功，其品质往往优于原有的品种。相对于南方名茶而言，南茶北引的成功，其品质便有日照充足、生长期长、叶脉肥厚、矿物质元素多、耐冲泡等诸多特点。作物的生长与大自然的馈赠总是相辅相成的，如同冰山上高寒气候和恶劣自然条件造就了雪莲特有的品质。莒县位于鲁西南，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勿忘在莒”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如今，原本生长在国南的茶树，落户在这片土地上，一杯“浮来青”，完成了礼仪之邦人的心愿。

损失降到了最低。最后自然我也没让那位工人掏钱。

当时就有人提醒我说，你这样惯着施工队，后面还会吃亏的。但是还好天遂人愿，工人们之后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状况，那位镶嵌工人则是更加小心，还时不时地给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让我们省去不必要的开销，开心得老公隔三岔五就去买啤酒饮料犒劳他们。装修结束后的一个月，家里来了不速之客，那位工人手里提着家乡的土鸡登门造访，言中颇多感激。如今，那位工人老公成了好朋友，并自己建立了装修队，之后我们几家亲戚的装修也都包给了他们干。之后朋友装修，老公便首推他们，据说他们现在生意红火，工程一个接一个，疫情期间也没有断档。

我所经历的装修过程，没有硝烟弥漫，大家都说我碰到了有良心的装修队。而我则在想，装修二字，如果把他拆开释义的话，“装”更多的应该是指装饰美好，“修”应该是在修葺美好的同时，修心、修行、修德，要修去的是内心的狭隘和不平，要修出的是一份圆融的心境。如果我们将装修看作是一个求美求善的过程的话，或许许多的困难与问题会变成一种有益的经历，这种经历会培养出自己一份宽容、互信、乐观的心态。

**没时间精力全程跟进，但最好《自己先成半个专家》。**  
装修这件事  
责编：杨晓晖

